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事件分解與漢語時量詞組的句法及語意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3-2411-H-009-011-

執行期間：93年08月01日至94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文化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林若望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8 月 9 日

事件分解與漢語時量詞組的句法及語意研究

Event Decomposition and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Durative Phrases in Chinese

計畫編號：NSC 93-2411-H-009-011

執行期限：93年8月1日至94年7月31日

主持人：林若望 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系

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主要研究詞彙語意的事件結構和副詞修飾語--特別是時量詞組--之間的關係。漢語的時量詞組，根據不同的情狀類型(事件結構類型)，有時表示一個過程情狀(Process)所持續的時間，有時則表示一個有自然終結點的事件結束後，結果狀態所持續(經過)的時間。時量詞組所修飾的過程情狀如果是及物動詞的話，時量詞組可出現於賓語的前面或是後面，但被修飾的對象如果是結果狀態，則時量詞組只能出現於賓語之後。另外一方面，時量詞組如果出現在所謂的漸增式變化受事句(Incremental Theme Sentences)並位於賓語之後，則時量詞組既可表示過程持續的時間亦可表示結果狀態經過的時間，造成一句多義現象，但是時量詞組如果出現於賓語之前，則只能修飾過程，這些現象引出了許多和事件結構及時量詞組有關的句法及語意上問題。比方說，時量詞組的兩種不同解釋是如何產生的？它們暗示時量詞組具有詞彙性多義現象嗎？如果不是的

話，這兩種不同解釋是如何產生的呢？又為什麼修飾過程的時量詞組在詞序上比較自由，既能出現於賓語之後，也能出現於賓語之前？而修飾結果狀態的時量詞組則只能出現於賓語之後呢？另外漸增式變化受事句的多義現象是否支持時量詞組的詞彙性多義分析呢？如果不能，我們要如何分析漸增式受事動詞呢？以上的這些問題正是這個研究計畫的重心所在。對於這些問題，我的研究方向如下：根據文獻上有關時量詞組的探討，我提出漢語時量詞組只能修飾同質性情狀(Homogeneous Situation)這樣一個條件，並且論證時量詞組的句法分佈可由這個條件導出。更精確地說，我主張時量詞組可以加接到結構樹上的任何最大投影，只要我們能在那個位置上給予它們語意解釋而不違背同質性情狀要求。從這個地方，我也將進一步論證時量詞組表面上的不同語意解釋實際上都是同一個語意，因此時量詞組並沒有一詞多義，我利用形式語意的方式把時量詞組的詞彙語意明確寫出以證明我的觀點。要達成上述目標，我採納 David Dowty

(1982), Von Stechow(1995, 1996), Ramchand (2003)等人對動詞語意所做的事件分解的分析方式, 比方說把 open 的詞彙語意分析成 CASUE+BECOME+OPEN 這種事件結構, 並把它在句法結構樹上呈現出來, 根據這種句法上的事件結構分析方式, 修飾結果狀態的時量詞組一定要加接在句法結構樹中最底層表示結果狀態的投影上, 否則就會違背同質性情狀要求, 因此一定會出現在賓語名詞組的後面。另一方面, 修飾過程情狀的時量詞組, 因為不管加接在哪一個最大投影, 同質性情狀的要求都不會違背, 因此詞序比較自由。至於漸增式變化受事句的分析, 我將不採用近來逐漸熱門的分析方式——也就是漸增式受事動詞語意上不內建終點如 Kratzer (2003), 而回歸傳統看法, 主張漸增式受事動詞在詞彙語意上已經內建終點, 我將論證漸增式變化受事句之所以允許終點不被達成的語意主要是因為『部分運符』(Partitive Operator)可自由地運作在漸增式受事動詞上(如果賓語名詞組是有定名詞組), 這樣分析的好處是時量詞組在漸增式變化受事句中的句法分佈可和其他例句一樣完全由同質性情狀條件來預測, 而無須增加任何其他不必要的機制。

關鍵詞: 事件結構、事件分解, 時量詞組、

完成動詞

Abstract

In this project, I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exical structure of verb meanings and adverbial modification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Chinese durative phrases. Depending upon the situation type of the proposition modified, Chinese durative phrases may measure either the duration of a process or the duration of a result state. When a durative phrase modifies a process with a transitive verb, the order between the durative phrase and the object NP may be Object-Durative or Durative-Object. In contrast, when a durative phrase modifies a telic situation with a result state, the durative phrase can only follow the object NP. Still, another very interesting set of example is concerned with incremental theme (accomplishment) sentences. For this type of sentence, when a durative phrase follows the object NP, it is ambiguous between a process-modifying and a result-modifying reading, whereas it only has a process-modifying reading when it occurs before the object NP. These phenomena raise many interesting questions about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durative phrases in Chinese. Are they lexically ambiguous as durative phrases in Spanish, French

and German do? Why do process-modifying durative phrases allow both the Durative-Object order and the Object-Durative order, whereas result-modifying durative phrases only allow the Object-Durative order? Does the ambiguity of incremental sentences support the lexical ambiguity of durative phrases? How should incremental theme verbs be analyzed? The above questions are the main focus of this project. The answers to the above questions are roughly the following. I will show that durative phrases are subject to a requirement to the effect that they modify only homogeneous situations. Th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of durative phrases can then be shown to follow from this semantic requirement. Namely, durative phrases can be adjoined to every possible (maximal) projection, provided we can interpret them there without violating the homogeneity requirement. I will also show that all superficiall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durative phrases are actually one and the same meaning. Therefore, durative phrases are not lexically ambiguous. The above analyses are achieved by decomposing verb meanings in overt syntax (for instance, *open* is analyzed as CAUSE + BECOME + OPEN). The decompositional analysis predicts that a durative phrase modifying a result state must be adjoined to the most deeply embedded result XP projection. (If it is

attached to a higher projection, the homogeneity requirement will be violated.) Consequently, result-modifying durative phrases can only appear after the object NP. As for durative phrases modifying a process, the issue of homogeneity violation will not arise. Thus, both the durative-object and object-durative order are allowed. I also propose a new analysis of incremental theme sentences. Contra the now somewhat popular view that incremental theme verbs are not inherently telic, I opt for the more traditional assumption that they are inherently telic, arguing that the atelic reading of an incremental sentence is the consequence of a partitivity operator associated only with incremental theme verbs. It follows from this assumption that on the telic reading, incremental sentences only allow the object-durative order, but not the durative-object order, parallel to sentences with an achievement verb or a resultative compound verb. If this view is adopted, the ambiguity of incremental sentences are no support of lexical ambiguity of durative phrases.

二、緣由與目的

過去 20 年雖然已經有一些學者研究過漢語的時量詞組如 Teng (1975), Huang (1982), Li (1987), Ernst (1987), Tang (1990, 1994), Sybesma (1999), 並取得了一些不錯的研究成果, 但這些研究成果

依然留下了許多有關語言事實及語言分析上的問題尚未真正釐清，需要進一步探討，除此之外，近年來國外對於動詞語意中所呈現出來的事件結構與修飾語之間的關係做了非常深入的討論，如德文中 Weider ‘again’ 既可修飾整個事件也可修飾事件的結果狀態，又如表手段和方法的副詞和事件結構也是有密切關係，副詞修飾語的句法、語意分析以及和事件結構的關係在最近 2003 年出版的 *Modifying Adjuncts* 一書裡更是獲得了非常大的成果，有鑑於此，我們希望能從比較宏觀的觀點來重新思考漢語時量詞組的句法語意分析，因為漢語的時量詞組顯然和事件的內部結構有密切關係，透過和主流理論的聯繫，我們不僅可以解釋漢語本身的語料，也能從漢語的觀點對跨語言的副詞性修飾語的認可理論有所貢獻，讓西方語言學家瞭解漢語也是有許多重要語料可以驗證副詞性修飾語的認可理論，這是本研究計畫的主要理論背景及目的。

三、結果與討論

要對語料作正確的分析，首先要能清楚地掌握語料，很不幸地，有關時量詞組的語料觀察，前人的研究對於時量詞組是否可以和賓語名詞組一起出現於動詞後面，學者間的看法有些差異，如黃正德教授(1982)，湯志真教授(1992, 1994)認為時量詞組不可和光禿名詞(Bare Nouns)同時出現於動詞後如例句(1)，而 Sybesma (1999)則認為可以如例句(2)。

- (1) a. *他唸書了三個鐘頭。
b. *我住學校兩年了。
- (2) 我吃土豆兩個小時了。

究竟語料的真相為何是一個必須釐清的問題，在這個研究計畫裡，我將更廣泛地收集語料，舉出許多的例子證明光禿名詞的確可和時量詞組一起出現於動詞之後，並討論影響句子合法度判斷的一些因素，如時態助詞在句中的位置及時間副詞的使用皆會影響句子合法度判斷。

除了語料問題外，時量詞組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們的語意解釋會因為所修飾的事態類型不同而有所不同，當時量詞組修飾一個過程事態(Process)，它所表示的是過程持續的時間如例句(3)；當時量詞組修飾一個有自然終結點的事態類型時，它所表示的是事件結束後結果狀態所持續的時間，如例句(4)。

- (3) 我跑了兩個小時。
- (4) 我蓋好這棟房子兩年了。

文獻上對時量詞組的這兩種語意解釋討論不多，特別是這兩種語意解釋是否代表時量詞組具有詞彙性的一詞多義現象，完全不曾有過任何討論，我們要特別提醒的是時量詞組的兩種不同語意解釋在許多語言裏如西班牙文、法文、德文等是透過不同的介系詞來表達，Dino & Bertinetto (1995)甚至論證雖然義大利文的時量詞組介系詞都是使用同一個 *per*，義大利文的時量詞組也是詞彙性一詞多義。所以中文的時量詞組的兩種不同語意解釋是否也代表詞彙性一詞多義現象是一個必須要討論的問題，畢竟中文的時量詞組並未使用介系詞。但把詞彙性假設運用到漢語的時量詞組雖然可以解釋語料，但是這種分析方式不僅會不必要的對每個數量詞設立兩種不同的詞條，也似乎較缺乏解釋性。但如果時量詞組的兩種不同語意解釋不是詞彙性一詞多義的結果，這兩種不同

語意是如何產生的就有必要深入探討。

另外一個語言分析上的重要問題是時量詞組的句法分佈。如果時量詞組所修飾的事態是一個過程情狀，則時量詞組可出現在賓語名詞組的前面或後面如例句(5)，但如果時量詞組所修飾的是一個有自然終結點的事態，則時量詞組只能出現在賓語名詞組的後面如例句(6)。

- (5) a. 我賣臭豆腐三十年了。
b. 我賣三十年臭豆腐了。
(6) a. 我蓋好這棟房子兩年了。
b. *我蓋好兩年這棟房子了。

近年來研究時量詞組句法的人，其重心多半在(5)這類型的句子變換上，如湯志真博士(1992, 1994)的分析，她的分析假設VP上面有一個虛範疇PredP，賓語名詞組是VP的指示語，而時量詞組則可加接在VP上或是當作動詞的補語，動詞移位到Pred後，我們就可以得到(5a)和(5b)兩種不同詞序，可是湯志真博士的分析無法說明為什麼(6b)這種句子不好。就我所知，文獻上只有兩個人真正地針對(6a)和(6b)的對比做過說明，一個是鄧守信教授(1975)年的分析，一個是李豔惠教授(1987)年的分析，鄧教授主張修飾結果狀態的時量詞組是整個句子的主要述語(main predicate)，因此一定要出現於賓語名詞組的後面，因為賓語名詞組是子句主語裏的一部分。針對這個分析方式，李豔惠教授認為固然時量詞組可以當整個句子的述語，並且提出進一步證據證明這樣的看法，可是同時她也提出許多證據證明修飾結果狀態(或是過程)的時量詞組也可以是動詞補語裏的一部分，比方說時間副詞『已經』就可以很明確地證明這兩種結構都是可能的。

- (7) a. [_S我已經[_{VP}蓋好這棟房子兩年了]。
b. [_S[_S我蓋好這棟房子][_{VP}已經兩年]了]。

有鑑於此，李教授提出了另外一個不同的分析方式，她認為當時量詞組出現於賓語名詞組的前面時，時量詞組和賓語名詞組構成一個名詞組，因為我們可以加上一個可有可無的虛詞『的』如例句(8)，她並且主張這種名詞組只能量化活動的量或程度(quantify over the quantity or extent of an activity)，因此例句(6b)是不好的句子。

- (8) 我讀了兩個鐘頭的書。

我完全同意李教授對鄧教授的評論，但對於李教授自己的分析，我則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首先，並非所有的時量詞組+賓語名詞組都可分析成同一個名詞組，比方說，時量名詞組+有定名詞組就不能帶上『的』，如例句(9)。

- (9) *我讀了兩個鐘頭的那本書。

還有，為什麼時量名詞組+賓語名詞只能量化活動情狀的規定似乎只是一個強制性規範，並不能真正說明問題的本質，因此李教授的分析依然是不足的，有必要對此一問題重新探討。

和時量詞組研究相關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漸增式變化受事句的分析。先前提到，時量詞組的語意解釋和它們所修飾的事態類型有很密切的關係，如果時量詞組修飾的是沒有自然終結的過程情狀，則時量詞組表示過程所持續的時間，但如果時

量詞組所修飾的是有自然終點的事態，則時態副詞表示事件結束後結果狀態所持續的時間，有趣的是如果時量詞組修飾的是漸增式變化受事句的話，時量詞組的語意解釋卻是兩種都可以，必須依賴語境才可決定，如例句(10)

- (10) a. 他已經寫了那封信三天了，到現在還沒寫好。
 b. 他已經寫了那封信三天了，可是一直還沒寄出去。

究竟為什麼時量詞組在漸增式變化受事句裏會產生一句多義現象以及漸增式變化受事動詞的詞彙語意為何，文獻上的討論似乎尚有所不足，因此本研究計畫希望能對漸增式變化受事動詞作進一步的研究，以便對例句(10)的多義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

在研究方法上，我首先會對語料作進一步的確認，證明光禿名詞和其他種類的名詞組一樣都可出現在賓語名詞組後面，如例句(11)。

- (11) a. 你連續看書三個小時，難道一點都不累嗎？
 b. 我當了公務員三十年，從來沒聽說過這種事。

然後回顧前人有關時量詞組的分析，如湯志真教授(1992, 1994), Sybesma (1999), 黃正德教授(1991, 1997), 鄧守信教授(1975), 李豔惠教授(1987), Ernst (1987)等之分析，並指出他們分析不足的地方在哪裡，接著我就提出本人的另外一種分析方式。我的分析將會架構在 Dowty (1979), Von Stechow (1995, 1996)及 Ramchand (2003)等對於動詞語意的分

析。von Stechow 指出德文的 *Weider* 'again' 在句中可修飾整個事件或描述事件結束後的結果狀態(英文的情形請參考 Dowty 1979)，為了解釋這兩種不同語意，von Stechow 提議動詞語意必須在句法結構中做細部分解，把有自然終結點語意的動詞分析成 CAUSE + BECOME + STATE，並在句法結構裡投射出來，副詞 *weider* 'again' 必須根據所修飾的範圍加接到不同的投影上。漢語的時量詞組和德文的 *weider* 'again' 就語意解釋而言有一些類似的部分，因此在這個研究計畫裡，我採用類似 von Stechow 的觀點來分析漢語的時量詞組，不過我對漢語的句法假設和 von Stechow 的有些不同，我認為漢語的 AgroP 是座落於 VoiceP 和 VP 之間，而且動詞必須移位到 Voice 上，採用類似結構的人尚有 Basilico (1998)、Sanz (2000)等。除了上述句法假設，根據西方文獻對時量詞組的討論，我將提出時量詞組在語意選擇上只能修飾同質性事態這樣一個限制，同質性的定義如下：

- (12) $HOM(P) \leftrightarrow DIV(P) \wedge CUM(P)$
 $DIV(P) \leftrightarrow \forall x, y [P(x) \wedge y < x \rightarrow P(y)]$
 $CUM(P) \leftrightarrow \forall x, y [P(x) \wedge P(y) \rightarrow P(x \oplus y)] \wedge \exists x, y [P(x) \wedge P(y) \wedge \neg x = y]$.
 $<$: proper part relation: $\forall x, y \in U [x < y \leftrightarrow x \leq y \wedge x \neq y]$
 \leq : part relation: $\forall x, y \in U [x \leq y \leftrightarrow x = y \vee x < y]$
 \oplus : binary sum operation, a function from $U \times U$ to U .

在這個計畫裡，我論證時量詞組的句法分佈基本上都可由上述之同質性事態限制

來說明，以帶有自然終結點的事態類型來說，在句法結構樹上，只有最底層表示結果狀態的投影是屬於同質性事態，VP 之上以後的投影全都是異質性事態，因此時量詞組的事態選擇限制預測時量詞組只能加接在最底層的結果狀態投影上，從這個地方，我們也就可以導出修飾結果狀態的時量詞組一定要出現於賓語之後，因為賓語名詞組必須移位到 AgroP 去檢驗格位。另外一方面，表示過程的事態類型，並沒有結果狀態之投影，所以 VP 以上之投影皆屬同質性事態投影，時量詞組的事態選擇性限制因此預測時量詞組可以加接在 VP, AgroP, VoiceP 等或更高之投影。從這個地方，我們也就可以導出修飾過程事態的時量詞組可以出現在賓語名詞組的前面或後面。這個分析甚至預測時量詞組可出現於動詞前面，如果某些特定要求如 Specificity 可以滿足的話，這個預測我會論證也是正確的。

在分析完時量詞組的句法分佈後，接著我研究時量詞組的語意，論證時量詞組不管是修飾結果狀態還是修飾過程事態，它們的語意其實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漢語的時量詞組其實不是詞彙性多義，它們的語意解釋完全是由它們在句法結構樹中的位置決定的，更精確地說，我提出如下的語意解釋來說明時量詞組在各種不同事態類型中的運用，並給予各種不同句式明確的語意運算來證明我的觀點。

$$(13) \text{ [[Durative NP]]} =: \lambda R_{\langle s, t \rangle} \lambda e [R(e) \ \& \ \text{MU}(\tau(e)) = \text{Num} \wedge \text{Hom}(e)]$$

至於漸增式變化受事句的討論，我首先會先介紹文獻上有關漸增式變化受事動詞的討論，特別是 Kratzer (2003) 的最

新分析方式，根據她的看法，她認為漸增式變化事態的終點 (telicity) 必須從漸增式變化受事動詞的語意抽離開來如例句 (14)，並且由一個虛範疇，也就是 AgroP，引導出來。

$$(14) \text{ a. } \textit{Climb} - \lambda x \lambda e \textit{climb-up}(x)(e) \\ \text{ b. } [\textit{telic}] \lambda R \lambda x \lambda e [R(x)(e) \ \& \ \forall x' [x' \leq x \rightarrow \exists e' [e' \leq e \ \& \ R(x')(e')]]]$$

在這個研究計畫裡，我論證 Kratzer 的分析如果套用到漢語上來，那麼漢語時量詞組的句法分佈就沒辦法正確地預測了，因此對於漸增式變化受事動詞的分析，我回歸到比較傳統的假設上，也就是漸增式變化受事動詞的語意其實有內建終點。我也提出漸增式變化受事句之所以會有終點沒完成的意思主要是因為有一種類似俄文的非完整態的部分運符 (Partivity Operator) 可以自由地運作在漸增式變化受事動詞上，並擷取賓語名詞組所指稱物體的部分當作漸增式變化受事動詞的受事，這個部分運符定義如下。

$$(16) \text{ PART} = \lambda P_{\langle e, \langle s, t \rangle \rangle} \lambda x \lambda e \exists y [P(y)(e) \wedge y < x]$$

以『看這本書』為例，在部分運符的運作底下，我們會得到 (17) 這個式子。因為只看了部分書，而不是整本書，所以事件並未抵達終點。

$$(17) \text{ [[read}_{\text{PART}}]](\text{[[this-book]])} = \lambda e \exists y [\text{read}(e) \wedge \text{Theme}(y, e) \wedge y < \text{this-book}]$$

在這個計畫裡，我也舉例論證部分運符只

能運用在有定名詞組身上，不能用在無定名詞組身上，這個現象和英文的 Partitive Constraint 有異曲同工之妙，請比較(18)和(19)。

- (18) a. 我已經讀了部分那本書了。
b. *我已經讀了部分一本書了。
(19) a. one of these/the/my cat
b. *one of some/three/no cats

四、計畫成果自評

我們此次計畫的研究結果不僅對時量詞組提出了單一的句法分析，也釐清了時量詞組不具歧義現象，因而提升了我們對於漢語時量詞組的進一步瞭解，我們對於完成動詞也因時量詞組的語意解釋而做了一個非常細膩的分析，這對於日後研究漢語時量詞組及完成動詞的學者不僅有相當大的啟發作用，對於有興趣作不同語言的對比分析研究或是普遍語法研究的學者，也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比較基礎。此次的研究計畫我們撰寫了一篇 25 頁論文，預計在 2006 年由 Mouton de Gruyter 出版在 Johannes Dolling & Tatjana Heyde-Zybatow 編輯之專書 *Event Structures in Linguistic Form and Interpretation Series: Language, Context and Cognition* 書，此書中的論文皆是研究事件結構與語意解釋間的關係，出版後，必能引起相當的學術影響力。

五、參考文獻

Basilico, David (1998) "Object Position and Predication Forms",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6(3): 541-595.

- Bowers, John (1988) "A Structural Theory of Predication", ms. Cornell University.
- Borer, Hagit (in press) *Structuring Sen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li, Raffaella (2002) "Resultatives: Small Clauses or Complex VPs?", in Beyssade, Claire, Reineke Bok-Bennema, Frank Drijkoningen and Paola Monachesi (eds.) *Romanc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 Theory 2000*,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Philadelphia, pp. 153-170.
- Luca DINI & Pier Marco BERTINETTO (1995) "Punctual verbs and the ontology of events", *Quad. Lab. Ling. SNS* 9/1995.
- Dowty, David (1979) *Word Meaning and Montague Grammar*. Reidel, Dordrecht.
- Ewald Lang, Claudia Maienborn and Cathrine Fabricius-Hansen (2003) *Modifying Adjuncts*, Mouton De Gruyter.
- Larson, Richard (1988) "On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 *Linguistic Inquiry* 19: 335-391.
- Ernst, Tom (1987) "Durational Adverbials and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XXII* (2): 1-11.
- Filip, Hana (2001) "Nominal and Verbal Semantic Structure: Analogies and Interactions", *Language Sciences*, 23: 453-501.
- Irene, Heim and Angelika Kratzer (1998)

- Semantics in Generative Grammar, Blackwell Publishers, Malden.
- Huang, C.-T. James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Huang, C.-T. James (1991) "On Verb Movement and Some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es in Chinese", in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 Huang, C.-T. James Huang (1997) "On Lexical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Projec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 Jackendoff, Ray (1977) *X-bar Syntax: A Study of Phrase Structur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 Barwise, Jon and Robin Cooper (1981) "Generalized Quantifiers and Natural Language",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4, 159-219.
- Jackendoff, Ray (1991) "Parts and Boundaries", *Cognition* 41: 9-45.
- Kratzer, Angelika (1994) *The Event Argument and the Semantics of Voice*.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 Kratzer, Angelika (1996) "Severing the External Argument from its Verb", In J. Rooryck & L. Zaring (eds.), *Phrase Structure and the Lexic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 Kratzer, Angelika (forthcoming) "Telicity and the Meaning of Objective Case." In J. Gueron and J. Lecarme (eds.): *The Syntax of Tense*.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 Li, Y.-H. Audrey (1985) *Abstract Case 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SC.
- Li, Y.-H. Audrey (1987), "Duration Phrases: Distribu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XXII* (3): 27-65.
- Liu, Feng-his (19??) "A Note on Word Order in Chinese",
- Liu, Feng-his (2003) "Definite NPs and Telicity in Chinese", Snippets, July issue.
- Moltmann, Friederike (1991) "Measure Adverbial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4(6):
- Pereltsvaig, A. (2000) "On Accusative Adverbials in Russian and Finish", in Wyner, Adam Z. (ed.) *The Israeli Association for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The Proceedings of the 15th Annual Conference (IATL 15)*, Jerusalem, pp. 165-190.
- Pinon, Christopher (1999) "Durative Adverbials for Result Stat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at Dusseldorf.
- Ramchand, Gillian (2003) *First Phase Syntax*,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Oxford.
- Rapp, Irene and Arnim von Stechow (1999) "Fast 'almost' and the Visibility

- Parameter for Functional Adverbs ” , *Journal of Semantics* 16:149-204.
- Sanz, Montserrat (2000) *Events and Predication. A New Approach to Syntactic Processing in English and Spanish*.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207. John Benjamin.
- Selkirk, Elisabeth (1977) “ Some Remarks on Noun Phrase Structure ” , in Culicover, P., T. Watsow and A. Akmajian (eds.) *Formal Syntax*,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pp. 285-316.
- Soh Hooi Ling & Jenny Yi-Chun Kuo (2001) “ Perfective Aspect And Accomplishment Situa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 , in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Perspective on Aspect*, December 12-14, Utrecht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Sybesma, Rint (1999) *The Mandarin VP*, Kluwer, Dordrecht.
- Szucsich, Luka (2001) “ Case Licensing and Nominal Adverbials in Russian ” , paper presented in The 10th Annual Workshop on Formal Approaches to Slavic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Tang, C.-C. Jane (1990)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and the Extended X' -Theory*.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 Tang, C.-C. Jane (1994) “ Condition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Postverbal Duration and Frequency Phrases in Chinese Revisited ” ,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 641-669.
- Tatevosove, Sergi (2002) “ Quantized Nominal Arguments Yielding Cululative Verbal Predicates: Aspectual Composition and NP Semantics ” , Paper presented in Sinn Und Bedeutung VII, University of Konstanz, Germany.
- Teng, Shou-Hsin (1975) “ Predicate Movements in Chinese ” ,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1): 60-75.
- Todorova, Marina (2002) “ Modeling the Aspectual Effects of Argument Predication ” , Paper presented in 1st North American Summer School in Logic,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with the 11th Logic, Language, and Computation Colloquium, Stanford, CA.
- Von Stechow (1995) “ Leical Decomposition in Syntax ” . In Egli, U., Pause, P. E., Schwarze, Ch., Stechow, A. von, Wienold, G (eds.), *The Lexicon in the Organization of Language*,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Philadelphia, pp. 81-118.
- Von Stechow (1996) “ The Different Readings of Wieder “ Again ” : A Structural Account ” , *Journal of Semantics* 13: 87-138.
- Wechsler, S & Y.-Sh Lee (1996) “ The Domain of Direct Case Aignment ” ,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4(3): 629-664.
- Zhang, Zhengsheng (1999) “ Aspect and Discourse Properties of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NPs ” , in He, Baozhang and

Wenze Hu (eds.) The Proceedings of 11th Linguistics, East Asian Language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Programs, Harvard University.